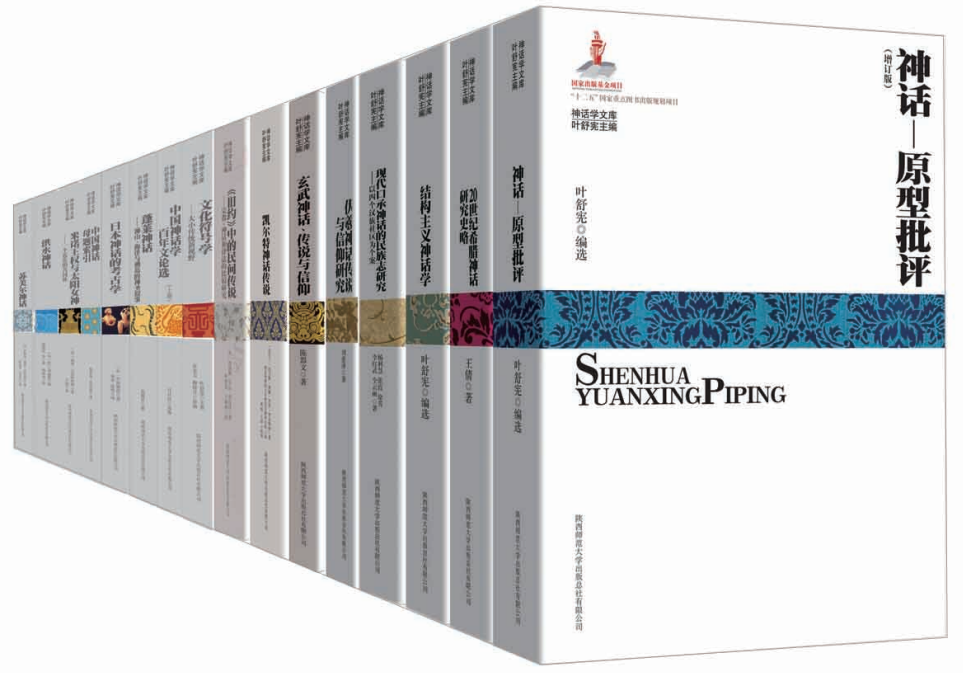


中国神话学的文化意义

——访中国神话学会会长、《神话学文库》主编叶舒宪 □本报记者 明江



“当哈利·波特逃离奇人篱下的灰色现实,前往梦想的魔法学校时,为什么传达神意的信使是猫头鹰?莫言描写计划生育的那部小说,为什么取名为《蛙》呢?”神话学专家的答案是:猫头鹰也好,青蛙、蟾蜍也好,早在一万年以前的大传统时代就是人类用图像编码方式表达的神灵象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主编的《神话学文库》第一辑中,作者们提到并回答了很多类似的问题。

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基因和思维编码,神话的符号价值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不久前上演的影片《西游记之大闹天宫》有着古老的神话原型,国外影视作品《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星球大战》《达·芬奇密码》《黑客帝国》《阿凡达》《尼古拉的遗嘱》的热映以及网游、玄幻、仙侠等网络作品的畅销,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神话的巨大文化价值。近期备受关注的月球车“玉兔号”其名称更是取材于古老神话,引人浮想联翩。有专家学者表示,神话研究对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推进,除了理论上、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更多的是提示我们关注民间的、活态的文化传统和信仰系统。

作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新闻出版基金项目,《神话学文库》第一辑包括《神话——原型批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等8部译著和9部专著共17本书。这套文库由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中国神话学会合作完成,是用神话概念重新贯通、整合文史哲、心理学、宗教、道德、法律等人文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是我国目前最具有规模性的神话学研究成果的集结。

有专家说,如今的好莱坞大片中半数以上取材于神话,而中国的神话在当代仍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自己的神话资源呢?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神话学文库》主编叶舒宪。

记者:正如您在序言中所言,当代最新的航天科技成就也在用诸如“嫦娥”“玉兔”“阿波罗”等古老的神话语汇来命名,《西游记》《指环王》《纳尼亚传奇》等神话色彩颇浓的作品更是影视界的热门主题。可以看出,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也是回归神话的时代。在您看来,神话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叶舒宪:很多人以为,神话只关乎文学想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神话资源可以成为经济转型的文化资本、创意经济的符号引擎。因为神话概念远远大于文学和艺术。神话既然是文化整体的根,一定会给特定文化传统的想象和词汇提供原型。当今社会是符号化的社会,一流企业出售的是符号(品牌),二三流企业出售的是产品。要想从“中国制造”的现代经济跨越到“中国创造”的后现代符号经济,民族国家的神话资源将成为最大的文化资源。这或许就是神话对当代文化的重要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文艺创作方面,抢注神话符号的现象,仅仅是时代转型的一个缩影。就国内情况而言,跟风牟利者多,而精研神话者少。这正是《神话学文库》所要弥补的“文化基础设施”。

记者:您曾提到,中国是一个“本来没有神

话概念的神话传统大国”,怎么理解?

叶舒宪:1902年之前,汉语中一般不用“神话”这个词。这是留学日本的知识人引进中国的,几乎和“科学”“民主”这些现代外来词一样。所以一开始,学者们讨论和争议的问题是“中国神话”的说法是否成立,即中国有没有神话?从矛盾到袁珂,以西方神话为参照,用了几十年证明中国有神话。当今的研究者提出超越“中国神话”的文学本位研究范式,倡导“神话中国”的文化整合研究新范式。首先要问:中国目前56个民族中,有哪一个民族没有神话?然后问:既然中国和世界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神话,为什么古汉语中没有“神话”这个概念呢?答案是:古希腊哲学家要走出神话世界,建立理性权威,所以提出“神话”这个概念,作为逻辑的对立面,要大家不再相信神话是真的。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类似西方的“哲学突破”,自古以来就生活在神话式的思维和感知之中,所以没有类似西方“神话”的概念。“中国”指天下中央之国,“九州”和“神州”等,一听都是神话意象的名称。更不用说嫦娥、玉兔、西王母、东王公了。走进徐州、南阳、临沂、成都、榆林的任何一座汉画像博物馆或艺术馆,就仿佛置身于两千年前汉人的神话世界。就不用说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鸟兽纹和甲骨文卜通神的世界了,离开了神话,就离开了中华文明的源流和主脉。像孔子梦想凤鸟,老子化胡,玄天上帝,太平天国这样充斥历史书的名目,哪一个不是出于神话的建构?神话不是中国文学中较早的一个子类,而是伴随中国文化全程的。就此而言,我们说中国是“没有神话概念的神话传统大国”。

记者:中国神话学的发展情况如何?

叶舒宪:就个人的理解而言,110年的中国神话学史,大体上可分为两段:第一段叫“求证中国神话”,包括整个20世纪。求证的结果:“中国神话”概念分解为四大研究层面:汉文典籍神话、汉族口传神话、少数民族典籍神话(如纳西族《东巴经》)和少数民族口传神话。四方面的资源基本调研清楚了,堪称浩如烟海。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汉王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为例,近9亿字的内容,至少有3亿字和神话有关。在云计算时代的海量信息面前,神话学史必然进入第二阶段,即“解读中国神话”阶段。特别是进入21世纪,形成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神话研究潮流,包括考古、历史、艺术史和宗教学等方面的学者加入。学者们不再去求证中国有没有神话,或什么才算神话,而是力求说明中国人为什么生活在神话传统之中,并解读文献叙事之外的神话表现形态、玉器 and 图像叙事(汉画像石、纸马、年画、剪纸、玉器、铜器等)。进一步地,从理论上梳理神话中原型编码和派生的再编码,从神话编码的意义上重新认识中国神话。

记者:少数民族神话在整个中国神话中的地位如何?少数民族的神话传承情况如何?

叶舒宪: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国内文学研究界兴起文学人类学一派,强调从多元的和多民族互动视角审视中国文学和文化。让局限于民族院校小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神话,特别是少数民族口传神话的内容,真正普及到整个文科教学和研究中,打破了过去那种以汉文书面文学替代

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以新编的《文学人类学教程》(2010年)为例,讲到文学的发生和文学的治疗功能,蒙古族、藏族、纳西族、鄂伦春族、羌族、珞巴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台湾布农族等数十个民族的神话,都发挥着示例作用。2011年在荷兰出版的英文书《中国的创世和起源神话》(China's Creation and Origin Myths),更是首次将中国学者研究的多民族创世神话的丰富多彩内容呈现给西方学界。就传承情况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兴起,给少数民族神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保护和研究的契机。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正在迅速增长。不过现代化的社会潮流对许多边缘民族的口传神话传统也有釜底抽薪般的威胁。

记者:您认为,了解神话对当代作家艺术家有什么样的意义?

叶舒宪:作家的想象力如果不想局限在当下的生活世界,那么大量学习和理解世界多民族的神话遗产,将是一项基础性的培育工作。给中国当代作家影响最多的作家之一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要问他的创作秘诀,就是首先深入研究南美洲的本土神话。不光是了解一些有趣的神奇故事,而是了解原住民的神话世界观,了解其神话式的思考方式和感觉方式。没有这个功夫,《百年孤独》的想象世界是不容易进入的。

以最近的台湾金马奖获奖影片——魏德圣导演的《赛德克·巴莱》为例,我们就能更清楚地了解神话对当代作家艺术家有什么样的意义。魏德圣作为汉族导演,要用强势大片为媒介,为殖民时代濒于灭绝的一个台湾山地边缘族群赛德克人树碑立传,他花十年功夫去做民族学实地调研,选用原住民演员,服装道具、衣食住行等方面皆尊重原貌,最可贵的是通过赛德克人特有的神话世界观来表现历史事件,让想象中的彩虹桥链接现实与梦想中的祖灵世界,并用赛德克语演唱的主题歌进一步强化。影片最大的魅力就是能够带领观众重新回到赛德克人的神话世界。用人类学的话说,就是“从原住民的观点看”(from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

记者:当代神话研究对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推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叶舒宪:以国别为单位研究文学,无疑是该国书面文学占据绝对主流地位。以民族或族群为单位研究文学,则无文字民族占了大多数,其口头传统都源于神话讲述。所以说,研究神话成为研究民族文学的基础和根本。书面文学是固定的,缺乏语境的;口传神话往往和族群社会的重要仪式相关。最近新发掘出的贵州麻山苗族口传神话史诗《亚鲁王》,第一卷的篇幅就相当于荷马的《伊利亚特》。更可贵的是能够在丧仪上讲唱《亚鲁王》的苗族东郎还大有人在,研究他们比研究荷马要方便和直观。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希望未来的中国文学史景观是全景的和立体的,这必然要求对多民族神话遗产进行整合。

记者:在您看来,《神话学文库》第一辑最大的价值是什么?第二辑将侧重什么?

叶舒宪:《神话学文库》以重释神话观念为主旨。第一辑17种书只是开头,有条件会继续做下去,能够有50至100种书,学科基础就相对牢靠一些。编撰文库的设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A类“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其初衷是让神话学知识应用到国家最重要的学

术攻关难题,发挥神话学在重新打通文史哲、宗教、民俗、考古等学科领域的催化和综合创新作用。为了说明文明探源研究的神话学范式,除著作外,计划有一批作为参考示范的译著。目前还有十多部译著因为版权问题,留待第二期。如《通过神话而思考》《萨满的声音》《女神的语言》《欧洲思想的起源》《古希腊献祭仪式与神话的人类学》等。第二辑侧重点的确定还要听取专家组的意见,突出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分量。

记者:中西神话研究有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叶舒宪:最大的区别是中外学者队伍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不同。在中国大学中教神话学课程的只有民间文学老师,所以除了中文系就无人开此课。在西方,最热衷神话学知识的是创意产业方面,特别是好莱坞和迪斯尼。其次是心理学、人类学和宗教学,再其次是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最后才是语言、文学、艺术方面。中西在神话学方面的差距巨大,根源在于教育体制造成的狭隘神话观。国外研究新趋势体现在文库中列入的译著选题上,即神话研究的大文化视野,而非纯文学视野。

记者:我们的网络文学似乎有更多奇怪一类的东西,比如玄幻小说,它与神话有什么异同和关联?

叶舒宪:神话作为人类想象力的源头,滋养后世一切虚构性写作。玄幻小说家大都明白此中的奥妙:二者关系犹如大树的根脉与旁支。有学者将科幻文学和玄幻小说都视为当代的新神话形态。

记者:我们知道,近年来也有作家在重写中国神话,比如阿来重写格萨尔王,还有一些作家重新演绎孟姜女、嫦娥奔月等。这种重写反映了当代人对神话什么样的期待?

叶舒宪:就“重述神话”国际项目而言,中国作家是被神话复兴的世界前沿潮流和出版商的商业操作裹挟进来的,起初恐怕也不大明白为什么神话又火起来了。不过能够读懂《指环王》《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之丰富神话典故的人,一定会悟出一些神话写作的窍门吧,那就是像这些作品的作者那样,自己先成为精通神话学知识的“行家”。

记者:如果要神话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您认为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在当代中国,神话正在如何传承?

叶舒宪:神话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最核心的工作是重新学会我们祖先时代就生活于其中的神话思维和神话感知;在再创造的过程中,有效解决如何适应当今符号消费的现实需求。在当代中国,神话的传承分为两大阵线:一是学院

派的教学与研究,二是大众文化消费的改编利用。前一方面力求接近早已逝去的神话之真实;后一方面则乱象丛生,鱼龙混杂。

记者:如您在书中所言,神话是文学和文化的源头,也是如人类群体的梦。不深入研究神话及其编码符号,就无法弄清一个民族亘古以来的核心梦想。今天,“中国梦”的提出,让人们如梦有了更多感知。您认为神话研究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中国梦”?

叶舒宪:人类是宇宙生命史上惟一有梦想的生物。梦想和神话的关系本来就是难分难舍的。启蒙主义以来,伴随着理性和科学技术的绝对权威的形成,对梦想的轻视乃至蔑视蔚然成风。惟有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派和超现实主义文艺才正面打出“梦”的大旗。像达利的独特绘画风格形成,大体是以梦幻为主题的。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罗琳的《哈利·波特》,则是将个人梦幻与民族群体的神话传统结合为一体。当今“中国梦”的提出背景,在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再崛起,为此,需要首先认识华夏文明是如何兴起的,不这样的话就谈不上“复兴”和“再崛起”。而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第一个需要面对的就是神话传说时代。因此可以说,神话研究能够给“中国梦”找到起始点和发生的原型。2013年6月我们在陕西榆林举办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就是以“探寻中国梦”为缘起,重现失落的远古文明”为宗旨的。在“理性主义”时代,我们总是认为,神话和梦想是虚构的、想象的东西。然而考古发掘证明了许多古老神话都有真实的成分。德国人谢里曼坚信荷马写的特洛伊大战是真的,就独自去土耳其发掘,结果真的找到了特洛伊城,开启西方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神话中充满了对玉石的崇拜和神话想象,诸如女娲炼石补天,昆仑玉山瑶池西王母,乃至天界主神玉皇大帝,就连咱们北京的西山都叫玉泉山,河叫昆玉河,人叫“圭璋”、“玲玉”、“琼瑶”……全都是玉。研究中国神话必须对此打破砂锅问到底:玉石神话和梦想是在何时产生的?又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直到今天老百姓还坚信玉器能够辟邪护身?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榆林地区神木县发掘出一座4300年前修建的石头城,有许多玉器穿插在石砖缝隙中。且不说在史前河套一带修城池的人属于什么民族,我们确信这是有关夏王朝修造“瑶台”“玉门”一类神话建筑的现实原型,而建城池所需要的大量玉石资源,却不是当地能够供应的,很可能来自河西走廊地区。这就涉及到早于丝绸之路数千年的“玉石之路”。把神话和考古相结合,关于华夏文明由来的真相正在逐步揭开,这就是期待中的“中国梦”缘起之谜吧。

中国口头文学遗产建数据库

■声音

本报讯 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近日正式亮相。该数据库包含116.5万篇(条)神话、传说、史诗、歌谣、谚语、歇后语、谜语、民间说唱等,总字数达8.878亿字,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口头文学收集的原始资料,堪称一部“民间四库全书”。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别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组织了三次大规模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这三次搜集活动耗时三十四年,先后组织了200人次在全国2800多个县进行口头文学的普查、记录工作,获得了巨量的民间文学原始资料。不过,这几次搜集行动最终只出版了省级口头文学集成著作,绝大多数县级传说、故事等虽然被采集回来,却没有机会公开出版。未能出版的原始记录,大部分还以手抄本、油印本、铅印本等方式保存着。

为了将这部分沉睡的资源唤醒,2010年12月30日,在作家、民间文艺家冯骥才的倡议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了中国口头文学数字化工程。该工程由中国民间与汉王公司合作,将这些原始资料中的图片、文字全部数字化,并扫描每一页记录的原始页面,汇成一个数据库。数据还提供按地区、按故事主题等多种检索方式,方便使用者利用这些资源。例如输入“女婿补天”会得到1160多篇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它的不同讲述。

民间文艺家、数据库专家刘锡诚介绍,数据库的主体是上世纪80年代至上世纪末20年间搜集到的口头文学资料。他表示:“20世纪最后20年是随时处在流变之中的,民间口头文学也像滔滔逝水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嬗变。以数字化方式较完整地全面地保存这20年的中国民间口头文学,就留下了这一风云激荡的时间段里民间文化的活态样相。”

目前,数据库完成了一期建设,未来将继续按数据库的知识加工工作,进行更加详细的分类。此外,该数据库目前还只有光盘版,不能无偿在互联网上供人查询和下载,工程领导小组正在研究如何让该数据库为研究者提供服务。

(李洋)

心与心的交流

——关于《民族文学》“由一变六”的思考 □陈德宏

《民族文学》作为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创刊30多年来,为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最近几年,《民族文学》更是以“狂飙突进”的发展态势带给我们震撼:2009年7月,其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正式创刊;2012年9月,其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又与广大读者见面。至此,《民族文学》实现了“一刊”到“六刊”的蜕变,犹如长江冲出了三峡,变得宽阔而浩荡,扩刊的功绩远远超出了数字的叠加,其意义随着日月的推进而日益彰显。

首先,《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设,大大推进了文学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与影响。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和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毋庸讳言,“双语”(汉语、少数民族语)教学仍有待普及。在有的民族地区,能够用汉语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并不是太多,在广大的牧区、山区甚至可以说是极少数,更遑论写作了。因此,创刊30多年的汉语版的《民族文学》,尽管成果丰硕,但语言已成为了制约它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正因为如此,《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办才显得如此重要。尽管问世仅仅几年,但《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已产生广泛的影响。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辟有小说、散文、诗歌和艺术等栏目,刊发作品是从全国各文学刊物中精心挑选并由翻译家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这些作品的作者涵盖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作家。同时,每种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版本,还辟有“母语佳作”栏目,刊发本民族的母语原创优秀作品。另外,还设有“世界眼光”栏目,刊发世界知名作家——主要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译作。如果说前者为全国各民族与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族作家建立了沟通、交流、学习、借鉴的平台;那么后者则是为这5个民族打开了一扇窗——一扇欣赏世界优秀文学风景的窗口。

民族文学杂志社还举办了系列作家翻译家改稿班,扩大

了《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影响。2013年8月,“《民族文学》藏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暨《飞天》甘肃少数民族创作笔会”在甘肃甘南举行,笔者有幸置身其中,亲历、见证了这次盛会。之所以称之为“盛会”,一是指它的规模,共有14个民族的近百人与会;二是指开会的方式,会场设在草原上的一座大帐篷内,开放式进行,当地作者及文学爱好者,骑马或者驾驶摩托赶到会场,找个座位就听会,会间休息即可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三是利用电视、网络等信息化的传播手段,把每天的讨论或讲座制作成视频的专题报道,迅速地传回甘南地区播报。会议期间,我与降边嘉措同行,一路上他不断地收获着藏族僧俗群众的致意与问候,有的甚至与他长时间地驻足攀谈,谈文学、哲学或佛学。

其次,为文学的对外交流建立了快车道、直通车。

新世纪以来,我们对外的文学交流日益频繁。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交流有时候很难真正达到“文学”的层面,因为两国作家座谈时,往往有难以对话的尴尬,其中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当然是语言障碍,因为双方的沟通需要经过中介——翻译。而《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设,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由于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是跨境民族,因此,《民族文学》蒙古文版、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也发行到蒙古、哈萨克斯坦、朝鲜和韩国这4个国家,是中国文学母语借助其他语言中介就能交流直通车、快车道。作家与作家之间也完全通过母语进行顺畅的交流。

去年6月,《民族文学》在呼和浩特举办蒙古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期间,蒙古国作协主席、诗人孟和琪格说,她在蒙古国内就能读到《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而且很喜欢。哈萨克斯坦的《世界文学》,从去年第3期开始,每期都转载《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的部分作品。去年7月份出版的《民族文学》朝鲜文版第4期,还刊登了韩国作家作品专辑,9位韩国作家的作品入选其中。在哈尔滨举办的朝鲜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

中,申相星等12位韩国作家应邀出席,和中国作家翻译家座谈对话。

再次,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遗传密码。因此,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就是发展民族文化,就是发展、提高并彰显民族的软实力。

那么,哪些因素推动了民族语言的创新与发展呢?这些因素很多,比如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之间的交流……但是,我觉得最不能忽视的,是文学这个因素。高尔基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伟大的作家、诗人、翻译家,都是伟大的语言学家。关于语言的重要性,作家王蒙曾这样写道:“一个会说话的人,不论是幽默还是智慧,或者是幽默再加智慧,他会常常被请到喜庆宴会上,他可能与局者并不熟悉,但他的到场是聚会的高规格的表现,人们在这样的聚会中不但享受抓饭和手抓羊肉,享受伊犁大曲和五五大曲,而且享受智者的谈吐,词令的火花,双关语的微妙,言外之意的闪烁。”(《王蒙自传·半生多事》)

母语对一个民族的重要,犹如母乳对婴儿的喂养。正因如此,联合国确定了“世界母语日”,提醒世界各国各族人民要爱护自己的母语。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发出了警示: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世界范围内成百上千种的民族语言正遭遇严重危机,有的濒临消失。

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个少数民族,原本就有数量可观的母语者和读者。在《民族文学》蒙古文、朝鲜文版创刊之前,为获得更多的读者与更大的影响,他们将母语创作的诗歌翻译成汉语发表(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本身也有汉语创作的能力)。如今,母语原创栏目的设立,为蒙古族、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5种母语创作的作家施展才华提供了全国性的平台。当然,对用这5种母语创作的作家的要求也更更高了。

翻译对语言的贡献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特别是文学的翻译,你要把准确、鲜活、富有张力的语言以及比喻、隐喻、象征、排比等修辞手法,翻译成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有对应的语言、手法当然好,没有就要“创造”,起码也是“引进”——所谓的“外来语”就是由翻译家引进的。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脑子里;如果你用母语与他交流,他会记在心里。《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刊及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的研讨、讲座,不正是心与心的交流吗?